



■2006年11月，溫州市政府奉頌在香港舉行溫商聯誼會。

變身政商聯合體 溫州商會勢力雄

4月17日，一場主題為「共贏30年·首屆全國溫州商會運營與合作論壇」在浙江義烏舉行，中國60多家異地溫州商會的200多位溫商精英共襄盛舉。據透露，為了這場溫商富豪聚會，義烏溫州商會斥資百萬，溫州商會勢力可見一斑。

■本報駐浙江記者
張文、何暉、白林森、黃瑞庚

成立初衷：繫鄉情護權益

13年前的1995年8月28日，雲南昆明，出身樂清七里港的金錦勝和7位老鄉的手緊緊地攏在了一起。這一天，在他們的宣導下，400名在雲南投資的溫州商人共同見證了中國第一個異地民間商會的誕生——雲南溫州總商會宣告正式成立。沉浸在喜悅中的眾人並沒有意識到，他們創造了一個可能左右中國微觀經濟發展走向的新生事物。

觀點激蕩 慎防商幫文化變異

中國的商幫都帶有明確的地域特徵，徽商、晉商、溫商，無一不是以商人的籍貫地域命名的。正是因為如此，來自同一區域結幫的商人組成了商幫群，其組織的核心紐帶本質上就是地緣、血緣、親緣。基於地緣、血緣、親緣的商幫，在經濟活動中就帶有帶有人格化交易方式的烙印。儘管在一定條件下，商幫文化有助於潤滑交易以及降低交易成本，但同樣也會導致商幫的封閉性，阻礙商人開拓新的商業和產業領域和形成路徑依賴。最為可怕的是，只要具備時機，商幫中的商人就會將這一套做法運用到官商關係中去，從而將政府官員（老鄉或熟人）納入到以「三緣」為紐帶和以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人際網絡之中，形成一種商幫與官府勾結，商人私利與公共權力的結合，破壞正常的交易秩序，導致政治腐敗的出現。

名利雙收：商會高層搶手

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溫州人可以一夜之間「吃掉」一個市場，甚至一座商貿「城市」。商會是經濟發展到某階段必然出現的產物，因為精明的企業家群落和強大的民間融資平台，能有效將政府手中的土地、政策、項目等資源轉化為現實產出。資源和資本的交換，使雙方各得其所——政府得到GDP、稅收、就業，而企業家得到利潤。有了商會，他們在當地的活動空間越來越大，所投的項目越來越多，規模也越來越大。如今，幾十萬元的项目早已不算大了，上億元的，幾億元的，甚至幾十個億的，正一個接一個地向溫州老闆招手。

聯合分離 利益驅動

在外溫商成立溫州商會組織其實並不是溫州人的團結精神和鄉土情結這個簡單的原因而組織商會的，而是在強大的外部壓力下的自然選擇。改革開放初期，受生活所迫而奔赴他鄉謀生的溫州人，文化素質普遍不高，有些人甚至連句完整的普通話都說不好，在這種與外界最基礎的溝通都存在障礙的情況下，溫州人渴望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溝通交流的平台，獲取商業資訊的場所和維護自身利益的組織。後來，隨着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新形勢下的個體溫商又做了大的項目，而聯合又可以增強談判優勢，在這些共同的訴求下，溫州人才選擇了抱團，再則，分與合本來就是社會發展的常態，在利益面前的溫州人不希望長期聯合，或許不久的將來已經聯合的溫商也會走向分離，但從目前的情況看，聯合的利益面普遍大於分離。

發展興盛：全國競相仿效

溫州商會的發展如雨后春筍，在北京、上海、廣州、杭州等全國眾多城市迅速崛起。截至目前，分佈在全國各地的170萬溫州人，在150個城市成立了溫州商會。此外，在紐約、洛杉磯、溫哥華、東京、多倫多、倫敦、米蘭、羅馬等國際大都市，甚至非洲的南非也都有溫州商會的分支。最新的數據顯示，在外創業的溫州商會會員創辦了萬多家企業，年產值超過二百億元人民幣，所經營的生意涉及能源、地產、鞋革、電氣、教育等數十個行業。

掌握強大資本成「香餈餅」

商會作為一個非營利性的民間組織，無法以自身的名義組織會員從事營利性的商業活動，但是聰明的溫州人卻巧妙地利用商會的社會資源、資訊平台，聯繫投資項目，尋找合作夥伴，進行資金融通，並在商會之外組建項目股份合作，從而於第一時間就讓投資產生豐厚的利潤。這樣既取不違法，更利於商會成員進入利潤更高的行業（如房地產產業），完成跨越式發展。壯大後的會員企業通過繳納高額的會費和適度的捐贈，幫助商會進一步壯大，如此形成一個良性的民間互助共贏的格局。

競逐商會高層職位

名利雙收，使得商會的會長、秘書長等職務成為溫州商人競相爭取的目標，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會長需要繳納數十萬元，甚至是百萬之巨的會費，競爭者依然有人在。



■溫州30年的創業史，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一個縮影。

冒險試水市場經濟 催生溫州模式

第一位「包產到戶」的實踐者——原永嘉縣委副書記李雲河（左二）。



■1997年8月8日，中國首條由民間資本投入的合資建設鐵路——金溫鐵路全線通車。

多番爭議 數度起伏

翻開溫州改革歷史的長卷，「中國第一個農村專業自由市場」、「中國第一張團體工商營業執照」、「中國第一份股份合作制企業章程」、「中國第一條股份鐵路」、「中國第一家民營財團」、「溫州模式」、「民營經濟與股

改革開放的30年，曾經讓一座城市和生活在這裡的一群人，經歷了從人變成「妖」，然後又從「妖」回歸於人的巨大起伏，書寫了一段波瀾壯闊、起伏跌宕的改革史——這就是溫州和溫州人：一個被反覆爭議的地方，一群憑着「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在前無古人的改革開放道路上艱辛探索的先行者。

■本報駐浙江記者：
張文、何暉、白林森、黃瑞庚

火燒溫州貨 再鑄誠信



■20年前，數千對溫州劣質皮鞋在杭州武林門燒毀。

多個中國第一 書寫溫州傳奇

- 1980年 溫州頒發中國第一張「個體工商營業執照」。
- 1982年 蒼南縣金鄉信用社率先在全國推出浮動利率改革。
- 1983年 永嘉橋頭誕生中國第一個農村專業自由市場橋頭鈕扣市場。
- 1984年 收發室工人方培林在蒼南辦起了新中國第一家私人銀行「方興錢莊」。
- 1988年 蒼南人起草中國第一份股份合作制企業章程《橋墩門啤酒廠章程》。
- 1990年 瑞安市濱海康廠股份合作制改革，頒發「全國第一張股份合作制產權證書」——股份制企業產權證書。
- 1991年 蒼南人王均瑤創設創辦以經營專線航班為主的中國首家民營航運包機公司。
- 1992年 全國第一條股份鐵路金溫鐵路在溫州建成。
- 2004年 中國第一家無區域限制的民營財團——中瑞財團控股有限公司成立。
- 2006年 11月21日，龍灣人趙智強籌200位個人拍得地塊合作建房，被稱為「中國個人合作建房破冰第一人」。

政經改革 敢為天下先

如果說改革開放的前20年，溫州因為轉型期經濟模式「姓社姓資」的爭論而成為中國黨政高層和學者關注的焦點，那麼在隨後10年的「溫州炒團」為代表的關於溫州的爭論，則在更廣泛的層面和範圍內展開。這連場論爭，涵蓋了在要素資源日漸匱乏的環境下，傳統區域經濟的轉型與方向，民間資本在自由逐利本能驅使下的有效流動等敏感經濟問題，討論的影響，同樣從溫州輻射到了整個中國。

此外，得益於改革開放的先發優勢，溫州人掌握了比中國其他許多城市多得多的民間財富，這使得溫州人有實力跨越常人難以逾越的行業門檻。但是，溫州人顯然對於進入門檻低、市場競爭激烈、利潤薄的傳統產業漸漸失去了興趣，面對房地產、資源型產業、股市期貨的暴利誘惑，出現了炒房、炒煤、炒鋼鐵、炒國企，甚至到海外「炒海島」等一系列放縱以「炒」字溫州人的投資行為。溫州充裕的民間資本迫切尋求出路，顯然已經跳動了所有中國民間資本的神經。

此外，隨着經濟格局的變化，溫州人同樣在政治體制改革和基層民主推進上敢為天下先。在溫州，出現了村級政權的公推直選，出現了政府管治模式的新探索……改革開放的30年，讓溫州成為一本教科書，在中國其他地方出現過的，在溫州都能找到，其他地方沒有出現過的，也在溫州都能找到。從這層意義上講，也許讓懂溫州、也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中國、尤其是讓懂了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國民營經濟的變遷。

這是一段因溫州而變得富有戲劇性的歷史，最初被稱為「資本主義的搖籃」是溫州，而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源地」也是溫州；當年在治理整頓中受打擊最狠的行業，偏偏是現在溫州執掌中國乃至世界牛耳的特色支柱行業。這些不可調和的矛盾和悖論，溫州人竟幾乎同時承受。幸而更有意思的是，無論外面的人討論得如何熱烈，關起門來，溫州人依舊我行我素。每一次爭論，大都是從否定開始，以肯定而告終。這種現象只有一種解釋：「溫州」的許多新生事物，都是在外部爭論和在內部的不爭論中發展起來的。」事實上溫州人明白：改革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但是改革的前提必須是解放思想，不打破陳規，就永遠不可能有今天的溫州。

白天做老闆 晚上睡地板

「走馬千山水，歷盡千難萬險，想盡千方百計，這盡千萬言語的「四千精神」，和「白天當老闆，晚上睡地板」的創業寫照，都已經被歸納成「溫州精神」，為我們國家近30年的巨變，寫下了注腳。

破舊創新 弘「四千精神」

溫州人也許從骨子裡就藐視循規蹈矩和華而不實，他們提倡破舊，更擅於創新。他們的思維沒有定式，但卻能提出最務實而有效的執行方案。

